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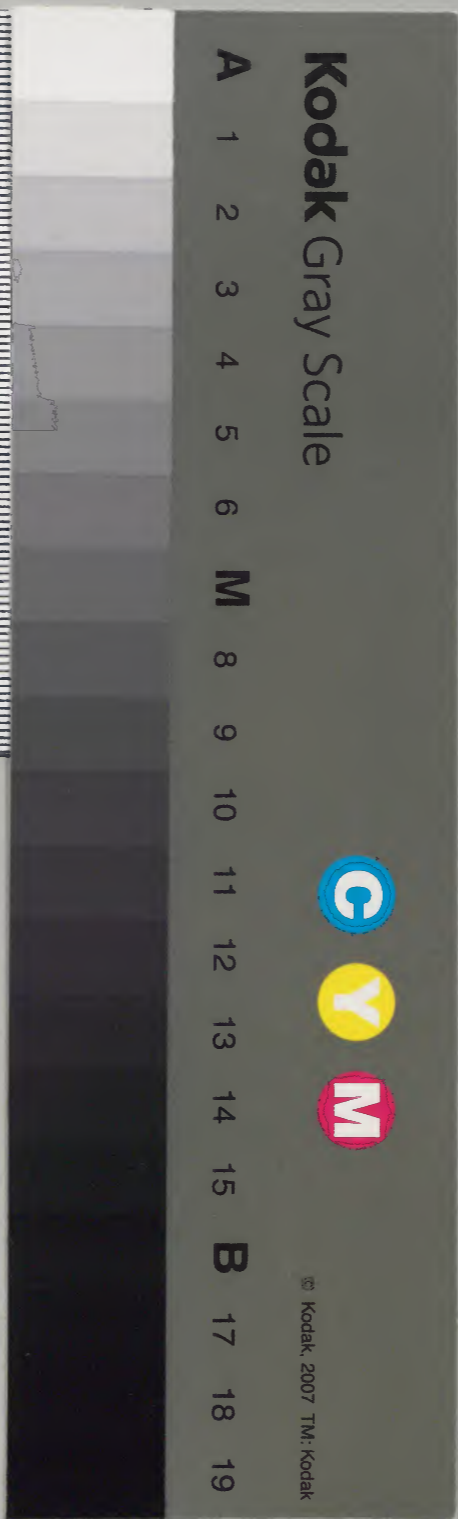
山鹿語類

三十五

		和書門	
二	二七九	九	二
二	八七	函	號
四	冊	架	類

庫文閣内		和書類	
二	二七九	九	二
四	冊	架	類
一	函	一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2
冊數	45 (37)
函號	190 35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五目錄

聖學三致知

雜子

儒者家流

荀子 賈誼 董子 楊子 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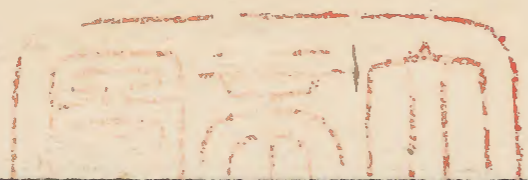
孔叢子 文中子 周子 通書

張子正蒙 西銘 二程子 邵子皇極經世

李子 朱子 程朱門人張栻 呂祖謙 蔡季通 蔡中

點 論道統之說 論崇儒師

書齋藏板



明治十四年購求

道家者流

老子、莊子、列子、歇冠子

法家者流

管子、商子慎子、韓非、名家者流尹文

墨家者流墨子、景子、縱橫者家鬼谷子

雜家者流

兵家者流

史類

惣論史、史記、西漢書、後漢書

三國志、隋書、資治通鑑、通鑑綱目

唐鑑、綱鑑、論本朝史、東鑑、論史

法、論讀史之法、論大一統、正統

論史學為格致

論詩

論文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五

聖學三 致知

雜子

儒者家流

師曰凡子類之書尤多有儒者家流有道家者流有法家名家
 墨家縱橫家兵家雜家雜家小記家農家
 天文曆算雜藝也各立一家之言其間
 長一術一技之類其書其事又足以助博識益一事是格物致
 知之用也子夏曰雖小道亦有可觀是於諸子未嘗廢也聖人
 既遠兼學易殊百氏之為家不能
 叶乎一亦理之所以然也
 其間儒道法名家可少論之其餘不可以道論說之唯自為一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五

家之言也

師曰漢藝文志有儒者家流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
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
曰聯師儒是古來立師儒而正天下之心明天下之俗也隋經
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
說故有儒者宜而明之其大抵本仁義及五常之道愚謂聖人
之道別無立師置儒唯其長其宰可以教戒是古來選舉之道
以正也其後陵夷表亂而聖人之道廢缺故周立師儒以設教
是蓋出於司徒之官也後世專借儒者名表堯舜文武仲尼之
說裏己之意見竟儒者之說大惑異其說也

荀師曰荀子趙荀况撰有自得唐楊倞注不討論專從己之意見其書以
性為惡荀子曰人性惡以禮為偽非諫諍傲災祥尚強霸之
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子為師荀子曰孔子思孟也其言荀子曰孔子思孟也
墨翟惠施同說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共伊尹比干
同稱焉其所論似有自得不入人之履然要其歸與聖人異先
儒之論尤得

師曰荀子認己之心上來竟以性為惡是不知性之隨欲而然
以禮為偽不知從情徑行為戒狄也聖人之道唯在這箇三禮
說道以不知其要乃其說得好昏不足取

賈師曰賈誼者西漢之英才也所著新書朱子曰平日記錄藁

草也其中細碎愚謂實生自抱負其器故其文章多有行爵憤
悶其所學尙不正其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其識量可以見
也年二十餘歲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與禮樂且後上治
安策其英才足取焉朱子曰戰國縱橫之學

董師曰董子之學先儒以為有源委其言曰仁人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等言度越諸子為漢醇儒愚謂三策
說得正未能窺大道之全故至或流於災異之術也如命者天
之念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
情不制度不節等語雖說得好不全性非教化不成之一語太
精非唐宋之儒所可言以性為生之質乃不可也

師曰董子春秋繁露其言辭細碎而有所不通或曰後人取而
附者愚謂董子三策有所取如繁露多不正是學不窮全體也
然後之言聖人無出董子之上可謂漢醇儒也

師曰或曰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
必有功朱子曰才如此人心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
是得道誼則功利之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
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愚謂功利者天之所命人更不可
私道誼者人之所勤而天亦可與也董子之言尙得得道誼則
有功利之說不醇也

孔子因是以文字繫其辭而發卦畫之情也今楊子大玄準易其說既謬來易有何不足用此大玄乎易之為書至矣尺矣別以此玄是贅之又贅也聖人之發言著書皆因其誠楊子大玄者別設巧言隱語作為豈準聖人之易哉聖人之道平易而唯在日用事物之間推之以包宇宙貫人物幽明竟通是天地無隱也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造作來其所言皆不正如清靜淵默等語專奉老子意思是口吃不能劇談有沈思之弊也師曰楊子於出處之際不正其為學不明故修己治人共不可得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為賢此說未審子雲之賢無可稱耳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以風是少有人臣之志

劉師曰劉向撰新序并說苑先儒曰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神於世者稱向與楊雄為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榮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雜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遵而行殆過於雄矣愚謂劉向者博學之士也其書刪取百家之正辭義義故是取用也然其學只多聞廣識無所取材終到廢祠再興方術神仙之說以盛是其才不全其燭理不明也若其逢也希合而為之乃不足論也

孔叢師曰孔叢子楚孔叢撰辭字子魚孔子八世孫朱子曰孔叢子師曰孔叢子也任陳勝為博共託目疾而退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又曰家語只是王

蕭編古錄雜記其書雜多疵然非蕭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又曰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愚謂叢之為言聚也取聚事雜也嘉祐中宋咸為之注其書雜駁而不足信

文中子曰文中子
姓王名道字仲淹
門人謚曰文中子
隋末大儒也其所志太大

而要為伊周之事業其學過於好高竟落在老氏意思自負以蔑如古人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朱子曰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書將陸機文來看之是平正又曰文中子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之制度較

之房魏諸公房魏王又有些本領論本原只自在老中來

周師曰濂溪周子作通書及大極圖朱子通書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要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此一篇本號易通典大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愚謂秦漢以後文學之士不乏于世其著書為說各不正固子獨奮然尊敬孔孟肺顏子之樂自是程朱相續而專理學學者少有所根後世之學者言理學以周子為據也

師曰孟子沒而世衰道微聖學失傳儒士之學至宋殆三變周
室微列國僭亂臣賊子不止天下凡讀書人皆峻法專利以聖人
之道為迂遠故法家縱橫家之學徒以佛鳴時漢一統天下欲
糾古制然聖經多失秦火學者不知聖學之大教只弄遺書術
世其間非不知尊敬孔孟而不睹其大全文學利口之徒鳴世
及唐訓詁文義之說殆盡至宋起排訓詁專門名家其學曰理
學曰心學其端自濂溪周子以來也是自夫子沒至今既向二
千餘歲學三變來竊按世表道微異端之說充塞于世人人皆
好清談虛靜味心性過高理是異端之誣世惑民而所以聖學
之差謬也周子之學其所本以虛靜無欲其所宗在胸中洒落

故非孔門之教非聖人之學多表儒術裏異端於聖經執所嗜
之言句同己之意見其門人高身之統皆好靜虛口言之身行
之自是周孔之道踈濶聖人之學無可見至宋聖學大變其說
同異端尤可歎息也

師曰山谷黃魯直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日好
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未志薄於微
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享整迺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延平李侗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
之者氣象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
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那只

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愚謂山谷稱周子唯形容一箇脫落之隱逸道士也有道者氣象山谷何知乎凡聖人之道無執而玩之無民得而可稱曰洒落曰光風霽月有仙風道氣豈有道者氣象哉論語鄉黨形容夫子言行宛然如見其手足動容言語之應事接物無一箇洒落又無光風霽月唯從容適道耳周子之氣象高潔尤薄利祿是人之所爲難世所稱羨而隱逸仙家道士釋門之或羨如萬鍾蹤天下振衣千仞岳濯足萬里流之氣節風流世之不乏於聖人之道萬分之一而猶不足也周子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

緝寒下合於湓江周子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其志趣切如隱逸之士其作愛蓮說可以見也

師曰先儒曰周子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周子後又問東林總禪師竹林壽涯禪師廢道者東林教人惟務靜勝周子晚年悉屏文字惟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愚謂周子初入釋氏以扣道是博問之一助也後專歸于儒而其所宗在虛靜無欲是習來之所致乎

師曰程明道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之意又曰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愚謂曾點之氣象是後儒之所期而豈聖人之極處哉茂叔窓前草不除謂

與自家意思一般，是殆不知道也。庭前者可除草之地也。草以
維其一理，非可謂自家意思。物是釋氏指示問道者，所以謂滿
目青山一任看之意也。其胸懷洒落，生意無息，可稱而無益修
身治人，唯一箇徑之乎。小人哉。

師曰：周子通書有所不可取，有所不可取其意志尤違，非聖學
之書。必竟以虛靜無為無欲為宗。此等語意無聖人論出，以為
宗。唯老莊釋氏之所說也。

師曰：通書曰：誠無為，此語似而不是。周子以靜寂為無為，故曰
誠則無事。與中庸說誠大異也。凡聖人所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是自至誠推出來，以可為萬世之

宗。只以靜寂無事欲見至誠，豈聖人之誠哉。且以誠神幾曰聖
人，聖人者人之集大成也。周子所謂誠神幾者，皆理之所寓，而
其事物之間所形方不明，是不知聖人之道也。

師曰：通書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愚謂仁義中正之說不
明。先儒或曰：體用也。或曰：仁義禮智也。皆附會來。詳出大且曰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是不知性也。性何有，這箇之差。別朱子
所謂以氣稟而言也。是又附會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周子
曰：無思本也。是睿上別立本也。而曰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違
洪範睿作聖且易之無思無為也。

師曰：通書論聖學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靜則直，直靜

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廣矣乎愚謂周子以聖學之要為一以一為無欲其辭易簡而其宗在異端曾子唯一貫告門人以忠恕忠恕之字尤簡而其含蓄太博周子無欲字亦簡而其辭太大大也是不理會聖學之實以約其說其約皆至過理耳心也凡欲者情之發動人生而未嘗而無此情欲聖人之教誠其意是節其欲動靜在以禮性心元活物欲無欲竟不可得強力除則心曰戰也聖人拒異端以異端立無欲為宗遠天地之大經也周子之說尤差謬朱子曰無欲與敬一般此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擺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是朱子亦為無欲之說也人只為有欲

為人為有欲有教此欲惟因知識之全也草木之無知鳥獸之寡知其欲尤薄於人以草木鳥獸之為聖學之要在乎此乎周子之無欲之說不足取也

師曰通書顏子篇曰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取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之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愚謂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取妄為之說竊按周子顏子篇說得不正顏子何不變富貴不取富貴乎只能知天命不可私而不窮其陋巷也然何樂葦瓢陋巷之貧乎其說問既不當且以其所樂

典富貴貧賤為大小之論，是何謂乎？顏子所樂，典富貴貧賤，其所向不可同年，而言若以大小少似，可比校，猶謂叔山無趾，有尊足者，存後悔竟，舉固程孔顏樂之語，以為工夫，是又益學者之惑也。學只在日用事物之際，學者博學審問思辨，則其理乃明，其事是正，而其所說其所樂自然洋溢，學問思辨不_不切事，孔顏之樂，是終日竟夜思而無益也。固程樂所之問答，引而不發，或曰以道為樂，程或曰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然後樂是皆不正說。顏子之樂，顏子而後，可言况仲尼之樂乎？夫聖人之道平易，而其味淡，故夫子之於道，只平常耳。顏子未足聖人之地，其差在這箇之樂，有所樂

清簡堂藏

則道與世間，學者何求？尋孔顏之樂處，故師曰通書富貴篇，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又有所激軒冕金玉不手之辭也。軒冕尤可貴，金玉尤可室，君子不厭焉，不以道義不處之耳。師曰周子大極圖說不足用，且以無極而三字，層太極字上，甚聖人之罪人後學之異端也。詳出極之說張師曰張子張載字子厚撰正蒙書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呂汲公曰先生之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充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

清簡堂藏

少者潤澤華葉爾楊龜山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其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窮萬物之理愚謂伊川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又曰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朱子曰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程朱之辨確張子然朱子撮取固程張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是於張子之學有所因也竊按張子志氣不群無所

不學昔在京坐畢此虎皮也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又二程互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歸陝西其力學如此然其所學雜駁而其所本在老子故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聖人所謂道體源頭豈如此哉其論性謂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由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或謂氣質之性或謂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或謂谷神不死或謂直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或謂有無一之類尤不明且欲盡窮萬物之變故其言辭雜博有如妄言綺語此地有解何準論語孟子乎其間雖有言得好其要論皆相違不可費服力師曰朱子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愚謂張子西銘其理甚過於高

清龍齋藏書

遠唯言仁之體段而不可及日用事物之上使天下之人如此
為得竟不可得然乃不公共底無所可取用張子之學專厚于
理其理亦不正是周子明道之意思也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
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
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賢聖者出孰能
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
分殊可言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
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竊按天下之萬物皆本于天地其
一箇微芥亦無不具其理是人々皆所知所言也至分是殊竟

千差萬別來非聖人不能窮其用其用不以禮乃人々不得
其所事物不安其所故聖人之教悉在分殊之間而不離一貫
君臣父子之三綱仁義禮智之五教不可合混各分此立天地
位雲行雨施而品物遂生是聖人之真也今張子論理混萬人
為一人以孝論仁於其分殊無所可執如張子之說則五倫亂
五教不分而使堯舜行之天下竟不可遂是非理非分殊只廣
說高言而不窮其實也是張子之學蔽而宋儒之所嗜也六經
之書周孔之言無一句之至此九理一分殊者如天地之於
萬物如易經之生卦畫而天地於萬物可論乾坤於諸卦可備
若因張子西銘乃言天地措萬物論乾坤不及諸卦也且仁者

聖人之大德而孝弟行仁之本也唯言孝而仁何尽乎先儒龜
山楊時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人西銘之書其幾
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
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言仁人之心
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
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或不取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
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
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行必替其所蔽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
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

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西人共守而謹行之
者欲得先生之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
學者免於流蕩也程子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
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之所未發與孟
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
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
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勝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
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
之極義之賊也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時昔從明道即
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

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
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
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焉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
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
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
施慈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
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音日
竊意西銘之書有乎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

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弊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
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
愛也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今得先生開諭
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愚按楊龜山兩書疑西銘其
說有所可因先儒曰西銘形容仁體仁體指何等而示之乎西
銘只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萬民爲一體是豈仁之體哉不知
自他之差異不分彝倫之序者夷狄也禽獸也聖人之仁何如
此形而下哉楊時以稱物平施之文義未通也稱遠近親疎之
差則其所施亦有差等施不亂差等而後可謂平也不稱遠近
親疎均其施則所施皆不平而所稟不安故稱物平施者聖人

之教也西銘不稱物何有乎施之心哉張子好說高遠言宏大皆異端之所說而非聖人之學程朱各以擴前聖所未發稱羨之先聖說如此之惑來非聖人言聖人之不言不行乃異端也孟子開口言性心後學動惑於此况張子之說足益世人之惑讀西銘者難尋緝累日無益日用之際至異端平等之說乎後學附會言言外之微旨不足信用也凡聖人體用兼存異端說體不知用體亦不正

師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是其所可取用也聖人之教不出禮夫子以非禮論仁之目勿非禮則禮也先儒以橫渠之教禮輕易論過是不知禮之為要也

二程師曰二程者程頤字伯淳稱明道受學於周子宋初表

出四書註解六經崇孔孟貴儒教以二程為祖有功聖門尤大

也宋元豐八年伯淳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序之

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

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

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質之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

與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愚謂明道近于德伊川近于才明道

常篤實而寡言專有周子之風故其論說尤高朱子曰明道說

清鑑堂藏
詒渾淪然高學者難看伊川文理密察而其說語親切也能屬
文辭明道之意志有叔老之隱其所好所說皆曾點之氣象伊
川之意志又異於明道其才活達融通惜乎不窮聖學之要其
所極唯在定靜洒落

師曰明道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
然有求道之志空如泥塑人其在窮縣作薄時詩云雲淡風輕
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此樂字是自孔顏樂說出似有力聖人之道別無樂之可味作
薄乃能平其職而無事耳明道常立自得味天地生意故書窓
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

盆池畜小魚數尾時々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此
等之好事雖不足論於明道便有其失是道與日用有間隔也
師曰明道之學者必慣這箇底竟到放蕩風流也明道之如此亦
因周子之意志也

師曰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點
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志氣可以見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
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
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兄處愚謂
伊川之學閱理太精讀書尤詳然不通聖學之大要其篤實不
及明道其學之少弊優於明道也二程之志學又非所後人之

可及張子邵子不可同日而語

師曰有程氏遺書朱子集錄二程門人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
行狀哀詞祭文之屬明道早卒伊川之注解言辭太多其學要
可考也

邵師曰邵堯夫邵雍字堯夫撰皇極經世書先儒曰其學出於

李之才李之才字杲之受易於穆脩脩蓋教學也曰元會

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于五代天下之離合治亂

與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

呂以尺萬物之教末二卷論所以為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

動植之數以尺天地萬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以明天中至

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之其子伯溫解之愚謂

康節之論易唯落在教術邵子天質有所通教故有前知之說

其學知責夫子而不知聖人之大義論聖人亦落教術以莊荀

為失之辨莊荀唯失之辨乎不通聖人之道也以楊雄為見天

地之心是太玄之作出教術邵氏之學似楊子也以老子為得

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是邵子天質高朗精爽而過于高

故其意志專似老子也邵子說天地人物之消長盛衰尤有的

意於道德之論雜駁而不純且教術亦六藝之一而小人之所

詳也况曉吉凶謂前知豈聖人之學乎堯夫曰今年雷起甚處

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慶起堯夫愕

然或問朱子先生須得邵子先知之術朱子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邪

師曰邵子之先知之教其奇實奇而無益天下後世却令愚者不肖者惑其奇其害太多且先知之術唯能知無用之事多他晴曇雷起知得無益不知亦無弊邵子瑩徹能欲盡事物之變却昏大體

師曰邵子大覃思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晚尤喜為詩朱子

曰邵子以四起教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它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成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教內教又在理內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愚謂程子曰邵子之教則是加倍之法其學不傳不可知以教得利則樂於教是所癖也學者可不慎哉師曰邵子初言先天後天尤後學之惑也

詳出
易說

師曰邵子之詩多有閑靜樂的意思是有自得以為學的自負張皇也故其詩句不止風月言皆樂理讀其詩乃如風流人傑唯邵子天質高敏而其學癖於教竟未得聖人之道以意見謂天性閑靜安樂也

師曰先儒論邵子曰能通天下事理朱子亦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堂微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尺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堂處愚謂大體與小節其意思更不差能知大體則小小節目無不通能盡事物之變則大體上無不堂處是天地萬物皆理而分殊也知大體疎小節與詳小節不知大體共不知其實也邵子所謂事物之變者遠在飛走動植之上今

日平常人間世之應事接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際雖小之節目如連珠之有條如金聲而玉振之也無匹夫匹婦不與彼其澤者無草木魚鱉不遂其生一箇事一物微其始終先後不相紊施是於千萬世而人人可行當然之底是聖學之所以理一而分殊綱舉而目條也邵子事物之論者勞言而無益今日何謂事物之變哉唯以五行生剋數等際業來再漁樵問答邵子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心育之妙性命道德之奧其說不正有可取有不可取

李師曰李侗侗字愿中世之學得之豫章羅從彦字允中未年章得之龜山龜山實得之伊洛伊洛之學則又得於濂溪李侗從學羅氏結茅山裏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

自得朱子師事焉述其答平日之問號延平答問愚謂李侗之
學專貴自得朱子曰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
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是李侗
立自得處示學之長進也聖人之學以自得不期少有自得則
學乃停留而不進也

師曰李侗常喜黃太史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
容有道者氣象愚按李侗之學其意志可見唯專要灑落底類
周子明道朱子所作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
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是等之意志太高而與日用勿交
涉

師曰延平好靜坐朱子猶不以為然李侗之學其意志在閑靜
底與朱子又不同李侗以一見處卓尔而說道其實未通聖人
之道也

師曰朱子祭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兼龜
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
簞一瓢灑然高風猗歎生先果自得師自世兩忘惟道是資愚
謂道統之說朱子以論之先儒相續成此說二程門人得其宗
者呂與叔朱子曰惜乎呂與叔壽不永游定夫謝顯道尹和靖各得其大段
楊中立天資高朴實簡易而所見一定晚年出處未嘗然唯是
小節也若得道之可行則何抱小節楊中立得羅仲素以傳學

自仲素至李侗朱子故程子門教子中唯以楊時系正統也楊
中立羅仲素俱不望聖門之域只從學因循來也道統何以論
出乎

朱師曰朱子名熹字元晦從延平李侗學平昔所著述諸經傳
解四書注解及綱目小學楚詞等書後世學者宗師之愚謂宋
朝理學心學之說甚盛而其源出周程其全成朱子竊按周子
先唱無極之說程張和而言虛靜程門學者皆味未發之中好
靜坐事曾點之風其極至羅李殆盛其立言為行更不異隱士
叔門朱子勃真其間不違其教辭以析衷辨論近取日用平常
之際論尋倫之上章句大學中庸集註論語孟子注解詩易竟

以四書為人々可讀可學之書設或問發微旨定家禮編綱目
教小學詳啓蒙其有功於聖門孟軻之後唯朱元晦也聖學之
傳到宋每有過高之病故學者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
之域陸子之徒專鳴于世周程張楊羅李多表儒而其標的在
高尚微朱子學者悉左社也

師曰朱子之學初入佛氏專說求心見心而后方覺其非朱子
四載言二三年前與陸子相冰炭來受學於李侗而實與延
其非正是四十年前其非正與陸子相冰炭來受學於李侗而實與延
手別意思故朱子解周子之無極為別不有無極論靜坐為無
益是朱子之意志超諸先生而以學與日用不為兩截未之於
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步步分寸躋攀以知教

理之實也其意思文學之功近世之大成也先儒曰秦火之餘
六經既已爛脫之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
也周程張子其明道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先生總裁大典成
一家之言如日中天愚謂六經四書注解不乞古今唯朱子以
學論日用有下學而上達工夫是其意志所以有功聖學也惜
哉因汲先儒之餘流猶有尋本然之善欲復天命之性持敬存
心之弊以此其下學上達之言辭勿交涉論出來乃又至性心
之工夫對越上帝也其標的雖不正其學志不遠聖學也
師曰聖人之道夫子沒而後雖不明子思孟軻少有其傳漢唐
之間雜人皆知聖人可貴其學雜博而不純至宋周程張子皆

嗣曾點之風流聖人之微旨殆絕朱子近於日用之間詳其學
是孟軻之後唯朱子一人之功也
程人師曰程子之門人至聖學之要者尤多其要有高遠默識
言語唯專渾厚底行狀常在虛靜是皆立自得之學流也朱子
之門人如黃幹字直幹朱子以女妻蔡元定字季通蔡沈字仲默陳淳
字安卿李方子字正叔各或為老友或為高弟皆精文義
讀書注解經傳著教書有益後世六經四書之學自朱子大變
而深切也無言高遠虛靜愚按以夫子為師高弟其志甚厚而
得聖門之要亦少况周程等之師弟何速到聖人之大義哉其
曰自得曰知聖人之大義皆唯虛靜高妙之說耳其高遠者如

清簡堂藏

難而易，日用之應接中，理底者如易而難也。

張栻 師曰朱子之學友有張栻 栻字大猷 為 呂祖謙 字伯恭 先生 張栻者胡文定公之季子胡宏之門人也 胡宏字五峯先生 胡宏

撰知言 朱子語錄 因論湖湘學者崇高 胡子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 然亦大有差失 如論性 却曰不可以善惡辨 不可以是非

分既無善惡 又無是非 則是告子湍水之說 爾如曰好惡性也 君子好惡以道 小人好惡以己 則是以好惡說性 而道在性外

矣 不知此理 却從何而出 愚謂南軒所論說 尤有其理 然其所從不正 只一文士也 呂祖謙亦博學多識之士也 抗疏顯在 其人死於貶所 又有凜然風也 事出 撰文鑑百五十卷 尤祖謙之

所昏於道也 朱子曰編得泛然 亦見得淺 南軒曰如編文鑑何 補于治道 何補於後學 徒使精神困於繕閱 亦可憐耳

蔡季通 蔡仲 師曰蔡季通撰律呂新書 蔡仲點撰洪範皇極內篇 各師朱子 既為高第 其意志不在聖人之道 所其談論皆

術數也 不足信用 又博識之一助也 後有真西山專宗朱子之學 著大學衍義 其志有補治道 元有許衡 字正仲 吳澄 字幼

草 應先生 明有丘濬 字仲深 瓊山人 蔡清 字介夫 著四書

河東人 為理文名臣 各宗朱子 然聖學到元明 太弄細鑽 失大義 其間宋有陸九淵 字子靜 楊簡 字敬仲 明有王守仁 以亂

聖人之道 儒之異端也

清江堂藏

聖人之道 儒之異端也

全 諸人 楊簡 字敬仲 明有王守仁 以亂

清江堂藏

論道統 師曰道統之傳孟子既論之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至梁上公孔子朱子集注曰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朱子於圈外紀程正叔言曰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是又以明道為得孟軻之傳自是至朱子聖

賢相傳相續好事者竟作道統之系辨正統庶流朱子之後正黃幹以至金履祥以元許衡繫之是只文學相續之說而不可以道統論之也愚謂有天地則有此道人一日不由此道乃不立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夫天高地卑造化運行品物遂亨而君臣父子昆笄夫婦朋友之倫自然具仁義禮智之道周流充塞更無欠虧歷世之治亂與亡亦天地是位日月是明乃道常在天下故道之大統在天地人物之際此間聖人勃興而抑其過揚其不及節文制裁而定名分立教令明賞罰由天地人物不得已之道設當然之教是繼天建皇極也以此上聖之教未嘗雜日用彝倫之中其文教名號只以不得已之義其道允簡

易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十聖人其所道更
無新奇空妙之可論又無人之可稱羨也及周衰壞亂既窮天
生仲尼以身立教以言垂教先聖後聖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
其始終條理煥然明於世也儀範百王師表萬世儒道之宗綱
常之主也孔子沒而聖人之統殆盡曾子子思孟子雖因循來
於夫子不可企望其後漢有董子唐有韓子雖欲當其任其於
曾子子思孟子不可同口而談之其間崇孔子歸儒流之學者
泛之焉或局章句文詞之習或雜老子叔氏之言皆私意見猶
不繫之舟不知天常人紀之繁然而不可疑也及宋周程張邵
之大儒相續而起因易談大極欲盡其淵源竟有高過之病典

日用不交涉聖人之學至此大變學者立工夫專靜坐輕易天
常人紀舉未發已發之中寂然不動之語參無極大極性善養
氣之句欲默識心通故學者不覺陷叔氏異端之見以顏樂與
點之意味來道統之傳至宋悉泯沒有周程張邵以儒鳴世其
間教雖有侍講筵宋無漢唐之治又無恢復之謀唯朱元晦之
學壓先儒然不得超出餘流若令元晦生周子之地無餘流之
深必可羨不傳之統孟子之後特朱子少有聖道之學也矣凡
道之託人行世皆在天其孰強與於此乎

論崇師曰崇師儒以重道者明世之君也禮經既有釋奠于先
聖先師之說唐貞觀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於聖經

以為先師從祀先聖廟庭。至宋神宗進荀況楊雄韓愈于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其後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群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周子張子二程朱子南軒呂祖謙之七人于從祀。又兼秩司馬光邵子。蓋以此九儒者有切聖學。夫自唐人列祀諸儒。如荀況之性惡。楊雄之誣身。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識諱。戴聖之貪賤。馬融之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於聖門者。亦列祀其間。如董仲舒者不得侑食。至于元天曆中始秩祀焉。至明去楊雄之祀。從祀吳徵。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祀。愚按凡從祀於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得聖人之統者。然後可以與焉。唐宋元

明之衰。祀先儒皆亂。其實。是聖學之不明也。衰道微而從祀亦云于意見也。

道者家流

師曰道者家流。漢藝文志有道者階。經籍志曰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多矣。愚謂黃老之說。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以無為為極。其說以老子為本也。非聖人之道。隱士脫落之徒。以狂狷鳴于世也。

老子師曰老子有道德經。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壽九百。先儒曰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

不滯于一曲也。至成敗生死則以為有命非分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過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老子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知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為道者其意蓋言不知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弊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象平列於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歟。

師曰老子之經唯在首章之間其學以無為無事為要故以不爭挫銳守雌和光守黑之言其意思在不立一箇之可道可名其言辭混厚而尤朴素也。然唯足要保身全生而用之國及天下乃其道德之說在。經々乎豈聖人之大道乎。

師曰保身厚生者利己也。君子殺身以成仁何唯專厚生哉。季老亦不然而其言辭之弊竟陷仙家引導之說。因道家求長生不老之術是不完之教令人迷却之至也。

師曰老子之言婉曲而不正。夫惟不居是以不去。為無為則無不治。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也。非以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處眾人所惡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偽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學。

無憂曲則全枉則直大制不割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上德不德
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辨若訥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如此之文
詞皆有事物非無事無爲令學者味言外之意也聖人之教
豈如此哉
師曰讀老子以言外之意味推之附聖人之道乃其文詞如無
失是林希逸之口義等也然其說附會而非李老之實老子說
話大高渾厚底而竟以虛無爲天下之要以禮義爲外故從其
文義理會來則好清靜大一其言行放蕩荒漫也列子莊子之
徒可以見之也

師曰聖人之道與天地相參矣老子之教以天地長久論厚生
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論道有過高之病而無益日用之間
無天下國家之法用凡天地人物之常變唯以虛靜退謙儉讓
全成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聖人窮理稱物而後其施用允平
也無益無用乃是好辨利口而勞擾工夫也
師曰老子之教以有無相論以動靜相議而竟以虛無靜寂爲
用其間以谷神不死死而不亡底立工夫之主意來也八十一
篇之綱要在第一章其言論謂得如透徹本源然虛無靜寂亦
天地人物之際萬殊之一而必則泥着底也虛實動靜無有因
處爲主天地能覆載日月能施轉人物能動靜能虛實而後乾

坤人物得其慶何必事虛無靜寂哉且虛無靜寂而天下國家之事修身治人之用那箇通徹乎若老子之虛無靜寂底者是為天地能運動旋轉人物能動作言行來而虛無也靜寂也老子言外之意味後人之附會也然乃不如直學聖人之教何事燒曲不正之教乎

師曰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禮容自是理會得也見老子書曰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他只過高不知得禮之實故及是也朱子曰其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

師曰或云老子乃矯時之說朱子曰以某觀之不是替時只是

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愚謂老子以虛靜無一為大用以仁義禮知為勞擾是老子之所見過高也故宗老子之道則以清談相尚以虛無相論棄禮樂捐仁義事淡泊其弊至亡國失家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竊按老莊者知者之過也今老莊治天下天下可治乎其治平之實教化之篤他何能乎不得其實其篤則不可謂治平之極也是不切於事理以形器法度為芻狗以視聽言動為非性命之理寄思於玄談清論之高以風流相尚皆老莊餘流之弊也

師曰程子曰老子谷神不死一章尤佳愚按周程之學其論說

道體殆如老莊如叔氏故老莊至形容道體之語程子儘取用
老莊教萬言之間其比喻談論其有好處如言道德一無似聖
人之教若因程子之說道德說得好乃未說餘論少差亦不可
譏也

莊師曰列莊之二書者老子之註解也其學既至列莊專為放
蕩朱子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說得較闊闊較高遠却較虛
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周莊
仲曰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愚謂莊子當時
大秀才也言論詔得驚世喜人其意思唯脫落世間蔑如利祿
消適無何有之鄉樂無用之用全生遁世之一隱逸也老子者

自得道德來其說渾厚也莊子者跌闕而渡利口不及老子尤
遠

師曰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愚謂不通道體底
何能形容道體乎程子之學過高故莊生之說有所取也莊子
談論教語有甚好理會底其才其識後人無可及唯性命道德
之論言大違聖人之教也

師曰朱子曰莊老二書解註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
只據他臆說來若括出便別只是不欲得愚謂老莊諸家之注
解皆附會來而不得其實諸儒之注解者以老莊為真儒叔氏
之注解者以他為老比丘說來豈老莊之意志乎魏王弼著老

子略論一卷宋司馬光撰論著二卷呂大臨撰子由注老子呂
吉甫王元澤宋呂吉甫忠所注莊子朱子雜學辨曰蕪侍即晚
著老子注合吾儒於老子以為不足又并叔氏而彌縫之可謂
辨矣子由謂宜為明頗與下學浮屠者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也
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
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高氏子略曰大史公殊不傳
列子如莊司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
往可誓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
不致疑邪周之末篇叙墨翟會禮釐慎到田駢闕尹之徒以及
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真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

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
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
竺軌之佛問于柱史此揚文公之文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是何
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愚謂列子之書比老
莊乃不所不類其自得尤下者也

鶻冠師曰鶻冠子之一書班固載鶻冠子楚人居深山以至唐
韓愈稱愛其撰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鵬賦非存之
柳文有辨鶻冠子愚謂其書雜黃老刑名妄論王政唯利口辨
舌之論不知正要也

清華堂藏

法家者流

管子師曰管子者法家者流之書也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
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漢志列於道家隋志著之法家之先儒
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嫫
而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頌不為人容等
亦種蠹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
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
第最為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群籍古文大盛
學者雜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絕矣朱子曰管仲當時
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

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
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也愚謂管仲者一世之雄才而九
合之力一霸之功非人之可及而其學雜駁不正其器尤小不
大其知甚陋不明也故其書太卑管子之書全難不出其手其
言行必如此其書貪功苟利無萬世之可法人君之可鑑天下
之可則是管仲於功業可稱於器識局陋也
師曰不因聖學則不知道德不知禮樂故輔君建功多以刑法
管仲相桓公勝敵輔政九合諸侯專盟會正名法竟以緊法為
要商鞅之毒李斯之禍皆此餘流也
師曰孔門之高弟子路子貢問管仲不仁孔子答以如其仁如其

其仁徵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先儒論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愚謂聖人之道專以天下國
家為大任行道之本在修身謂其輕重則在天下國家是殺身
成仁也管仲忠子糾者一人之勤也功桓公者天下之重也此
間無管仲所輔者正不正之可論其功業不大其被民之賜不
遠則所事者正而一人之義是全亦小信也小義也故夫子以
匹夫匹婦之為諒決之先儒之論甚執煦々予久也唯恨管仲
之功業尤卑而無禮樂之可與政令之可度也

管子 慎子 慎子 趙人 慎子 韓子 韓子 各好刑名之
學也秦孝公委政於商鞅遂致富強後以及誅其政令是嚴刑

大史公既曰刻薄少恩申韓亦尚法厲刑名之徒也韓子之辨
論十餘萬言有解老喻老篇故大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
之意是等之書專制法不知其實理也

師曰衰世之政多失于緩漫其間有志輔君政也之士先嚴緩
漫正其刑法故戰國之游士多以刑法輔時君是商鞅申韓之
學所以鳴一時也緩漫之民以刑法一緊未來其政令如有驗
時君亦所以惑此說也然其學無所宗其終無所歸天下之民
無可安而不喜故人恨主怒其說不全是商申韓之學只一時
之利口而其實覆邦家也學者不可詳不識得

名家 師曰有名家者流漢藝文志曰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

同礼亦異教，愚謂漢志名家者流，尹文子之類也。同尹文子，齊宣王時居，下家

公孫龍也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多術教之學，衆技之流，而雜老子

申韓，尤不知聖人之實也。容齋隨筆曰：尹文子之僅五十言，議

論亦不純，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

墨家師曰：有墨家者流，墨子之一書為之始。宋墨翟撰，戰國時

十一愚謂楊墨者，戰國之邪說，而孟子闢之尤明也。皆是以己

之臆說立道，不知天下之大道也。先儒曰：墨子亦墨家也，墨好

儉，墨子以儉名於世，其書皆出墨子，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

用，非厚葬久喪者，又非孔子好言鬼神。墨氏春秋十二卷，齊魯墨撰自劉向

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教子之不詳也。

縱橫師曰：有縱橫者，家漢志曰：蓋出於行人之官。鬼谷子之一

書是也。史記戰國時，陰、孫、鍾、川、先儒曰：其書智謀術教，變諂諛

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愚謂其書無所取用，尤非智者之書。

戰國利口之學術也。戰國策劉向亦此縱橫流也。

雜來師曰：有雜家者流，漢志曰：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也

又有小說者流，蓋出於裨官。細末為裨官，談巷說其細碎之雜

家者，范子計然。范蠡作呂氏春秋。秦呂不淮南子。漢劉安撰，非

也子華子。子華，齊安，名抱朴子。晉葛稚等，各皆一時之利口，而

不得學之實也。小說者，列國之一書，而談林夜話之小說，可以

識，可以怪之，事記而不足要言也。此外農家者流，陰陽天文五

行刑法之書唯在博識也

兵家者流

師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愚謂文武者左右也陰陽也不可偏廢其書其事其用對揚文事不可一舉而究古今之書甚多皆陷一技而不致神武之實其辨論著兵書今不贅之

史類

史論師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外史外史

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喪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大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之計書皆先上大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作史記凡古之史以書為本後有左氏國語皆是史之遺體也列司馬氏史記自黃帝迄於炎漢合諸史之記以成全史後世之史類自是沉

師曰史官者唯明記當世之事于君于臣于家于國于天下無所隱詳著其言行始終之臧也或以文章或以簡辭則過不及之間或繁冗而不正或湮鬱而不明是史官叙事之弊也後之

記史多以作者之意見評議增減故其所記不正是皆則天子
之春秋彼何知聖人之道乎不知聖人之道則其褒貶是非悉
落臆說_{是後儒記史之弊也}

師曰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高不能褒_蘇管
蔡不能貶_固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_{左傳董狐者史官董公}

穿秋公盾遂後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曰不穀也書法不隱
七不踰境復不討賊非子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_{出左襄二}公是公非_非舉天下莫之能移

焉愚謂古人設史官是戒君之出入起居不隱也之公是公非
播於汗簡貶萬世之譏實筆下諫官也故君之無道臣之犯叛
皆惡史官竟史官之設止後世之記史何如古史官乎歷代之

實錄編年亦因作者之意不正溫公通鑑人未成書或言溫公
利餐錢故遲之_{况後人多實其家譜信時世之口占以編錄因}
貶因好而增益來不可得古史之意

師曰史有正史所謂馬班之史漢及歷代正統之史也有編年
是列繫年月舉要撮總也乃荀悅之漢紀等是也_{隋經籍志漢}

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類川荀
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皆編

年而乃古之春秋左氏之遺體也有起居注錄人君言動止之
事_{隋經籍志所謂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固官內史掌王之命遂}
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
后撰明帝起居注馬端臨所謂穆天子傳唐高祖實錄_{房玄齡}

十同太宗實錄許敬宗撰凡帝王之實錄詔令等之史也有雜

史有雜傳馬端臨曰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者

雜史者博達之士各記聞見以備遺亡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

或新之近代漢初得戰國策戰國亦士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

又有越絕之類也雜傳者隋志曰類有先賢老幼孝友忠節列

藩良吏高逸科錄家傳之文士德靈高僧鬼神列女之別又有

霸史偽史帝王失馭九州君長據省中原者甚多而當時臣子

亦各記錄或諸藩之志皆是也又有史評史抄以注釋前史辨

疑論析是也如史記音義索隱馬端臨曰隋志史之類有十三

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

史師曰史記者百三漢太史公司馬談以天下書撮左氏國語

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漢氏帝始通成一家之言談率其子遷又為大史全

漢氏帝始通史公以談命之續父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武獲麟之歲撰成

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十年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

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

書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以七年而成遷沒後缺景武紀

禮樂律書三王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新削

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

不及遷書

師曰馬遷之史記尤學者所以可讀也向三千年之事在此

史後代之編年史類各自此裏出來讀者不必馬遷所議唯知
自上古迄漢之時勢地理人品政務君臣士庶之秀方格言篤
行考之今世體之於自家身上究理來乃大有益日用之間馬
遷雖知夫子可貴聖學可重其學在博覽不篤實其識高遠而
不務自故其所議論所褒貶駁而不純

師曰班固常議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
士而進英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
論爲不然裴駰曰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身之所遭寓之於書
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
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後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

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既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
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償免
遷之遭李陸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
矣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論不能脫己於禍故曰士貪窮得
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貪故
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不宗
其心而驟譏之過矣愚謂班固嘗矣議遷之失程子曰後人議
前人固甚易此言當矣班固譏遷不知自不通聖學也故撰史
之徒唯以實事記之以意見不見斷裁乃可也
師曰馬遷不知聖人之大義然於聖門大有功紀夫子世家列

孟之傳，編次七十子之傳，後來夫子之年表孟軻之傳，只因史記以繁然，其間論辨駁雜，唯取其事實可考之也。

師曰：程子曰：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朱子曰：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得亦且如此說。又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朱子古史餘論曰：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亦中馬遷之失，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愚謂馬遷何知道，唯博覽多識而為論過高也。後之作史識遷好子由亦有有大不相應者，是其學之所從入者既已未得其正，或以先莊淳屠之說為宗源來也。朱子辨之明白也。

由之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

師曰：夾漈鄭氏曰：司馬氏父子之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校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踰踏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允著書雖雜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旧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裴曰：記時，抑新言，所

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愚謂史書者唯明序其事耳史官者詳
舉時論而不隱也馬遷之博不足雅不足之論皆因欲多識善
文章也凡世之事變事之有無人之列傳多有差違親所見聞
亦其口說必有多端唯據其日記之正則不可以多識歐陽五
代史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何好文章之雅先儒評史皆因
已之所好非公論

西漢師曰西漢書者後漢班固孟堅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
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
十九年凡八十餘萬言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班昭曰八
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或為章

帝時非也唐太宗子義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注先儒曰班
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
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儒臣都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
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肅宗知其
淺陋故語實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
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
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
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
替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
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平帝凡

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後不以爲耻。况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々出固胸中者，古今之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史脩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曰：自武昭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々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大史公之奧闢矣。允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大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

既載褒貶善惡，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爲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或謂之評，皆效班固，故不得不劇論固也。愚謂馬史者，說古今以諷漢，班史說漢一代論古，各史之體也。班史專事剽竊之說，尤不公論。史有古傳，則因之不贅，作文古來之儀也。夫子述而不作，班史借古文，何謂剽竊乎？如人表，其所分教少有所可資以古人說之，其所論不正於其大綱，可謂有思也。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于九萬言。大史公史記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雜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按牘之文，卑陋之事。

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萬言而已愚謂李氏論
班史太失之左氏傳者傳魯史春秋也其事唯專公事除私事
他邦之說悉不載以魯之史既滿十九萬言史記雖載三千年
之間自秦漢以前尤不詳唯委秦漢之事故其年序不可出班
史班史者詳前漢益傳紀故其言繁塞如夫子之春秋以其細
作其意豈比史記漢書哉凡戰國者史絕失無全書治世者不
乏文筆有暇記事戰國多奇巧謀計之士治國多文藝危行之
徒是時勢之不得止也作史讀史不可無此思也
師曰班史據史記以作之其文章其評論少須有優史記程子
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師曰夾深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
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
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
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
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苟為文言多而經旨不見文言簡
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愛叔之手也傳
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
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
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
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

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
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英古人
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
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其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
文地理愚謂解史唯在音釋訓詁物名方言言史之理意在正文
無含蓄蘊奧含蓄蘊奧者在作者之是非大抵遷史班史之類
有那箇蘊奧乎杜氏顏氏之於左漢其文辭簡易而不煩其間
杜氏之解又無可及

後漢師曰宋范曄撰後漢書十帝紀八十列傳唐藝文志為後漢書
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刪取衆書為一家之書云云先儒曰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

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
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宋風俗通中王喬抱
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愚謂
東漢書其文華英作序論贊辭郁々乎然專博識多焦失史體
類古事小說班史既華於遷史况自東漢書以後多專博雅失
史之實

三國師曰晉陳壽撰三國志六十五卷有紀列傳先儒曰以魏為紀而稱
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也頗譏其失廬陵貢士蕭常續後漢書
宋周平園序曰陳壽自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亮
所斃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

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允當時捨祭高祖以下昭穆制
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其死未幾
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先武終晉愍帝以蜀為王魏為篡是
蓋公論也劉知幾云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點
魏其實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拭經世紀
年直以先主上繼欽帝為漢而附魏吳于下今續後漢書既正
其名愚謂陳壽以私憾為史筆其所思太陋陳壽以私亦天下
豈無公論乎唯是等史足見事跡也

唐書師曰晉宋以下史皆因前代曰史至隋書唐魏徵長孫無忌
撰之顏師古孔穎達受詔總修先儒云隋志紀五列傳五十五
後撰之志三十無

忌撰極有論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五
代史歐陽氏記之最為得春秋之法然過文非古史體也

資治通鑑師曰溫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

三百六十二年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
製序以冠其首先儒曰見其大抵不朱俊偉卓異之事如屈原
懷沙自沈四皓羽翼儲君嚴先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閑說之類
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餘又曰通鑑朱正史之外其用
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
遍餘人不能教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
年而書成又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賁父三國

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

洛陽有資治通鑑
草藁盈兩屋無一

字華

師曰朱子曰溫公通鑑凡涉智教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禁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愚謂左氏已後編年史記無可及溫公通鑑溫公尤優學識又高故論辨不可他及竟為一家之言以通鑑為一生之工夫凡史官知公是公非之大論舉其綱以廢貶來則損益增減在其筆下如通鑑其綱條詳記如有意見於其下論破節裁是實紀也以意見或省文或除事是失古史之意也故溫公通鑑有後人之評來朱子陳

平之論四皓之評年序之說尤在其理

師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朱子曰夫王伯之不侔猶砥礪之於美玉愚謂通鑑記歷代治亂君臣功業是其大要也不詳王伯之異則其所論書竟不足信用王伯者聖

學俗學君子小人之差別也豈容易論破之哉

師曰司馬公通鑑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劉恕嘗語光易不起上古或竟舜先各以事包春秋不可也又以經不可續不敢始於獲麟恐意謂闕漏因撰外紀十卷

通鑑師曰朱子撰通鑑綱目是因溫公通鑑司馬光有目錄舉要其後胡安國又修為舉要補遺朱子因別為義例著綱目自

爲其序，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自序云：晚病
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司馬胡文定公修成
舉要曆補遺若干卷，今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
彙括，以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
分注，以備言。愚謂朱子綱目具經傳之意，條貫至明，前後編年
紀事不及此書。朝野雜記自昔注書，首尾多不相照。難資治通
鑑，亦或未免此病。始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中四年，此以冬
十月日食，今通鑑並書于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奉志中，擿出
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朱文公綱目條
貫至善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

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于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
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故有
此誤。愚謂年序或差，紀事或有脫落者，不足非之。正統之論國
家之大事者，脫年序紀事，一不亦失史之大要也。其餘忽卒不
可患也。綱目之本志，唯在三綱之正道學之明，是其極也。然至
每事論評，乃非知聖學之大義者，不可究其之也。
師曰：或問綱目之主意，朱子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
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
屨倒置，何以示訓錄。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又
曰：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

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主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愚謂正統者大要帝王受命篡奪之所繫也。綱目主意在此。是戒載賊懲篡奪也。其主意尤得矣。

唐師曰唐鑑者范祖禹醇夫撰醇夫為溫公通鑑局編脩官十五年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著成此書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其言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雖得罪於君子有所不辭先儒曰觀此則知醇夫之從公決非苟同者愚謂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朱子曰范唐鑑不可不讀又曰唐鑑第一段

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字草々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此下處置豈可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又曰唐鑑有疎處孫之翰唐論唐史要精細說得利害如身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又曰唐鑑多說得散闊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又曰唐鑑白鳥之禍歐公論不及此愚謂范氏唐鑑義論尤詳也唯其說不於大義事々有鈹細是知是非利害之比較而不知本原處也取武后臨朝繫之中宗例春秋之義也范之意趣其大在此凡古史評論讀之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

世無復有一史之可言中宗一段未及大義

師曰允歷代之史繁然明于世然人擅一為代成一制卒無集一大成者司馬氏通鑑繼獲麟起威烈迄五代編年叙事君臣之礼與亡治乱如指掌朱子取通鑑著為綱目而諸史折衷益大備彼其綱祖春秋目宗左氏故前史志於此二書正公精核也上有春秋左氏下有通鑑及綱目史之首尾尤少全綱目亦通鑑之綱目也司馬氏之功優于世可以見之此二書措上古止五代是以仁山金氏據書斷自陶唐以接於威烈之前名曰通鑑前編道原劉氏又起三皇本紀止固共和名曰通鑑外紀是通鑑以前之史也宋則李文簡宋李壽宗仁甫丹校人之通鑑馬編

元則陳子樞元陳樞之通鑑續編皆以補温公之後明高素庵高素庵之宗元綱目又因朱子之綱目是通鑑以後之史也後世作史不之然上師春秋左氏下慣司馬氏之通鑑紫陽之綱目是史之大要在于此間也

綱師曰綱鑑之書作而古今之史可便覽也然其書從作者之意見旧史之事有減益或詳史斷而略事類或集諸史而疎斷裁故難必取一家斷衆史其間元明之作者多專辨論立新意是利口口給之說也袁了允曰紫陽孔氏之素臣而涑水朱氏之伯兄金劉李陳高金仁山劉恕李仁甫陳子樞高素庵諸公又馬朱二氏之玉友也又曰劉友益之書法尹起莘之發明信故朱子之功臣也

劉友益宋永新人著綱目書法五十卷起筆宋遂昌人著綱目發明五十九卷愚謂夫子春秋丘明

左傳萬世史書之淵源也春秋之一書無以後史可比之何以朱氏為素臣哉後世之史唯慣其書法字嚴耳於大義未可通各以己之意提舉來也

論本師曰本朝有歷代之史曰事本紀者聖德太子蘇我馬子大臣撰之古事記者大納言安万呂撰之是皆開闢以來自神代迄推古帝其說有差異舍人親王撰日本紀三十卷今以此史為宗其文易簡而不煩編年叙事尤有體然本朝無史編之詳唯在紹運正編少有君臣世事之可見至續日本紀史文尤英彙人臣之傳略處多載之專準異朝史有日本後紀續日本

後記又有實錄國史其餘各有一家之私記不足取用只博覽之一助也本朝太乏文書又秘家記故古來紀傳多滅却無可補闕且聖學泯沒而人々多信異端喜奇說學者富詩文無明經之實史傳皆不詳其綱目是不知大義不不春秋之說也况史斷史論無可見何涉褒貶嚴戒哉

東鑑師曰東鑑一書尤存古史體其文章俗陋而有里語諺字然武將之言行權臣之諛諛事令不脫漏備之見者無不恐懼戒慎唯正統大義不詳究編年叙事極俗陋也若因良史之筆乃可炳然武家史編以東鑑可最

法論史師曰凡史所載惟以國之與亡世之治亂帝王將相之賢

否后妃世子之廢立土地之分併制度之沿革災祥之驗於人
事典夫行事之善可為法要可為戒者則備之是史官所知而
後世通鑑綱目綱鑑皆因之愚謂史所可載舉有君道有臣道
有民政有地制有定法有時勢有災祥有器物之用有天下之
大義大用所謂君道者君之賢愚奉身儉親親尊立之類也尊
太后太后兵謂立皇后皇太賢賢賢選舉賢類所其宗敬所其好惡是也
子子謂是親親之道也臣道者忠義勇切諷諫人品篡賊毒殺廢徒廢下廢上自殺遇害死
節戰死宰臣守令之酷順邪正是也民政者撫育教導使使道
按憐憐民憐同志舉表其行孝孝悌義勇信直是也地制者建國建
都田野山川海陸沮澤之制是也定法者即位改元崩葬陵陵廟
進進尊

朝會聘問和好遊說交封拜賜爵任官賞祿賜姓征伐殺戮
遣將戰討罷免囚繫流廢黜后妃太子詔制號令命更革
勝良師名罷免誅殺免宥廢黜誅詔制號令命更革
祭祀郊祀封禪宗行幸巡行田獵諸禘享禮學校等也時勢者
時務也災祥者天地人物之靈妖也器物之用者衣服家室食
饌文武之器圖書玩好之用鳥獸草木魚鹽之制也天下之大
義大目者正統列國風俗三綱五教是也作史不知
此凡例則其所載無統覽者無所摘記者有所脫也
論法師曰人皆有是非之心故古來史斷評論不一決讀史者
多惑之詳稽考其事迹按量其人品時勢期聖人之大意而後
評斷初定也稽考之未悉評論之未定者間出已意不足信用

也

師曰先儒曰讀史先看一代一君各有統體故教堂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為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君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君之統體先識天下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當相開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

以成所以敗人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謂機括

師曰蘓東坡評史歷代世變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鑿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崇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典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秦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

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去宗才使肅宗便叛肅宗才使永王瑊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教論愚謂歷代世變多監前代頌廢雖周監二代而郁々乎故秦漢晉魏隋唐皆沿革損益各少有所得而不知所其短弊竟陵夷來唐太宗者中與之良君也修身治人平天下之志尤厚能納諫舉賢臣崇聖經重道學其言行後世非能所可及然其化不敦其俗不正其弊何在乎先儒唯以其原始於太宗然太宗雖過於初悔於後而戒乎便教化可新其命太宗之知非不知前

過便唯以其原始於太宗亦一端而不完竊按太宗厚於知而不實志於德不篤其言行似而未是也其知知賢才之可學聖德之可據而戒慎故其言所其納太可感動可驚人之耳目然皆是知之過蓋人之見聞也其所知不睿其所學不聖道是知之不實也納諫止欲其志於德可以見然負觀之治終不全其修身亦不詳是不篤之弊也能實能篤則其化豈淺薄哉故侍臣之奉諫上疏或厚賞賜或為褒譽皆術之以廣仁言仁聞親為難成之行以盈譽名是過於知而不實志於德而不篤也太宗之志惟篤其知惟實便侍臣何術強諫風俗何至夷狄乎故人君之於天下其用心如太宗亦可簡然况其既無仁言仁

聞之未專遊樂必於逸之徒乎

師曰先儒論天下分合之弊曰周之衰也分而為春秋戰國終而收拾之以秦於是乎漢與焉漢之衰也分而為三國南北朝終而收拾之以隋於是乎唐與焉唐衰而五季紛亂世宗於其間以治易亂氣勢將合矣有宋繼而闡以文宋衰而女直分裂蒙古乘其後以夷亂華壞亂已極矣我朝撥亂而反之正噫自唐虞之後帝王與代必三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人之異統忠實文之迭尚始之以夏商周繼之以漢唐宋終而復始而我朝之與視商周之夏唐宋之漢乎愚謂天下分合亦有自然之勢久治之後必有久亂是久治則君臣專奢世家世祿人之狎治而

不思危列國皆久續而無功臣知士統紀自亂禮法自廢朝聘交贊竟罷人之易致亂故其亂數起而久不止凡世到戰亂乃強凌弱知者勝愚將於此列國之諸侯附庸小國之諸男欲修身安人逞知足才互相侵奪其知不及其德不顧之侯伯皆被并吞此間豪傑英雄之將士不乏于世其集大成以得天命之徒奮然合四海立名號天下一革足以致長久或因一時之勇知或因時勢之幸得神器便其知德不正其教化不行以天下奉己人棄但欲新亦倦而亂忽起漢唐秦隋之分合可以鑑之也矣

師曰先儒評古史曰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

左氏繼之辭義精詳也遷固博采簡帙者縮以上五史讀者刻
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徒後之作者本之三長唐劉知
有三長曰才過謂古史文約而意完是不事字句之英華專實
而簡言也唯綱目之入全篇尤有書法尹起莘曰有正例變例正
例則始終與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
見若其變則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
而書曰韓人陶潛去宋而書曰晉士楊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
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
宗廟聖之類是皆變文見意者也

論大一統師白史有大一統正統天下混一諸侯朝聘獄訟皆歸

四海受其號令是大一統也春秋加王於正月上公羊以爲大
一統也何氏曰統者總繫之辭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周室雖衰天命未改普天
率土一草一木皆周也故春秋尊王室繫王也正統者大一統
之末雖衰繼世有名號也其間土地分裂或夷狄少犯或無世
系而僭國立號或女主專垂簾之權皆不正統朱子綱目之主
意一在正統故綱目之學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
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二十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
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
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
也凡正統者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不可以私立統天順人應

以有混一然則五帝三王之後皆正統之變也然乃五三之後
竟無正統乎縱夷狄之入犯亦人應天順則天下為一是大一
統而相讓世系以為正統天下一日非無君也正統之君衰僭
國之諸侯太強亦論正統則心外僭竊不使僭此統是春秋之
大義而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改
之是君臣之綱常也若分裂割據而無可謂統乃猶綱目於五
代五代皆細注也

師曰本朝天下之正統自開闢至今日無一日之廢其大義中
華亦不可企望學校之設久絕教化之戒諭未全而人々猶存
綱常無亂臣賊子之教起是武臣握權專威亦立正統稟命於

天子拜爵位於王朝之餘治也其風俗自然教化而父子君臣
之倫正是本朝之大義也

論史學 師曰讀史評事以期自處其時遇其事是格物致知之
為格致要也鶴林羅氏曰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
惜其枉費一生精力愚謂學者之所要在修身治人之間學以
不至此則記誦詩章之徒也溫公撰通鑑採古今斷論來其所
志太厚日用事物也夫子作春秋為天子之事是聖人之志一
日不忘天下也後世學者於世事一無通治國平天下之用更
不知唯談高尚玩心理利口銜世以誣民惑人尤不聖門之學
故有惜其枉費一生精力之說也只恨溫公不通大義不精聖

學故其書有博識細評之助而無公大至論矣

論詩

師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內有志則言必動是詩之所由而起也古之詩徒無工拙之辨只視其趣向之邪正是思無邪之謂也詩社中人言詩皆厚於賡歌今唯論其源流而其實泯絕無跡師曰學作詩亦小學之一也既知韻字制法則不費思情平易意思而教吟咏來是古詩之體也費工夫欲好詩則詩學為弊朱子曰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愚謂唐李杜宋黃蘇各鳴于世以詩其學皆為游談酒色之門學者可不戒乎

師曰詩有用韻屬對以事遺辭是詩者韻聲之唱和而其辭婉而有章尤有不得已而協韻合律之事古人詩歌樂府皆然其間有巧拙亦自然也言詩不事用韻華詞亦不古詩之骨有其格律字句之品是皆後世之模樣也

師曰好詩者其辭平易而不費力其語意深長混成任己之博識自負多聞用奇字出處令讀者若尤不好詩其志或存諷諫或論評事義或謂其好風流其氣節或自警或涉世事皆好詩趣也如此則有自然之風雅溫柔敦厚之氣充而令聞者感動與起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間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相以楚靈

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惜々之語凍然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

此祁招惜々者周
系公誅父所作

師曰不專經書不講義理而學詩多作欲其工是陷溺之甚也
如李杜黃蘓作得亦不可稱朱子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
詩文已落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
詩不學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也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崎底今便學得
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

師曰或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
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
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其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

不欲爲此閑言語又盧疎齋文帝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
篇興離騷言不閑於世教義不存於此興詩亦徒作愚謂人之
學文切日用尋倫之間而專詳格致之功是聖人之教也然亦
人有閑靜燕居優悠自得之時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同
游之席未嘗不以禍正之以樂和之故作詩適懷稱之風景爲
諷諫比興而發其情是古人之詩也事世教必比興乃其言辭
迫切而不從容其意思唯在利口見花吟月浴于沂風舞雩亦
今日事也專以談世教必比興而其既爲閑言語亦不君子之
心濶體胖也語默動靜皆道之所寓而若去一箇之別法乃其
日用不涉交也

師曰作詩必事五經四書之文字言道德仁義之說亦詩之一病也可用之字句乃用來而不費力唯一向因經書立言是詩之過高也象山陽明并宋明之儒士甚以詩述道學之自得亦多不知詩之實也

師曰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謠矣非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難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沈約宋之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辭有

近辭辭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辭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辭各以其才各成一家之言宋氏王蘄黃三家各得杜之一辭也

論文

師曰文者言辭之著於書也聖賢之言不得已而發既有其言則其意思悉寓卦畫者伏羲之文也繫其辭者文王周公之文也十翼者孔子之文也日月星辰雨露音天之文也山川野海險阻者地之文也詞華言葉以通其情人之文也故古人之文皆自然之辭也

師曰文論法律專屬對皆出後世今之作文正出處用奇句文

字放曠不羈誠可愛讀來乃快活也然文過變離真害正孔子所謂巧言也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愚謂文辭必不可以早陋唯弄文章之失在過實也凡內有誠乃外發容貌辭氣一花一葉之微其草木之全賅既具况文辭者皆出於思者其文章則其人物粲然矣時尚其文章則一世之盛衰亦屬焉故內有委靡繁英乃言有華藻內有奇險乃言有奇險豈可不謹哉師曰文辭尚平易而簡略故作文考綱目我統其要領條目有文理不亂結之乃簡易而其所論說有婉章是聖賢之文也夫子曰辭達而已矣

師曰先儒專論先文章之弊因子通書曰文所以載道也翰輒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又曰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齊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朱子曰孟軻氏沒聖

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愚詔先儒之論，尤的當，然必排文，則無寓情託辭之由，人々非聖賢落筆吐詞，不可如古文，故文章亦小學之一也。學者平生之文，簡書札皆足文章也，何唯事題策賦銘乎文，以浮華為陋，先儒以宋玉相如平褒楊雄之徒，過浮華為無實之可言，以可鑑也。

師曰：聖門之學，只在日用事物之間，其文章亦在這裏，若不詳日用格致之功，而將一生精力專意於文章，鋪叙轉換極其工巧，以務於世，鳴于時，其志趣尤可汗，故文章之老師亦為邪說異端所蔽塞之類，唐宋之間不之也。世稱韓柳歐蘇為四家，各

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其於文章殆有自由然，其學無根無實而不足恃。朱子曰：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具說己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典冠婚喪祭菹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空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書，天下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外天見上帝，以室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

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室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
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及道理却說
出這般話是可恨否愚謂為文章如韓柳歐蘇亦不知實學然
乃平生精力盡得皆無用之贅言也其實篤聖學而其言自不
卑是文之本也

師曰文章之變古今太多六經文者其言正而平易也史官述
作之人唯以當時之言記當時之實也及戰國文既過質然列
國往來應對之辭猶深淳溫厚也至秦漢有策論有工拙之異
以弄文章至唐以文章立大家古作遂泯古人之文章者道德
之餘光而為論道德以此文後人之於文章為鳴于文言其道

其志趣之變如此梁蕭統文選姚鉉文粹百卷末姚鉉李昉文

苑英華呂祖謙文鑑真德秀文章正宗元文集行于世甚多然
皆無補治道何益後學乎

師曰韓文李漢序頭一句曰文者貫道之器朱子曰這文皆是
從道中流出豈有文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
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愚按
李漢以文為貫道之器尤其謬大也朱子以文為載道之器亦
不正文唯載人之意志之器也載聖人之意志則道乃祭然載
古今之事物遺跡則事物遺跡祭然何必文限載道古今學者
為文以為談道然其言辭唯已之意志而不知道之實明白也

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以文爲道之極也凡文書者言語之遺跡言語者意志之迹也故見文書以可知其之實也誠不可掩如此

師曰古今文章之優劣先儒之雅博既論說今不可贅之愚按文章優劣難決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心信得及須是自看得世之文章義論者皆口給辨倭而悉不知大義大義不通則餘流之波瀾辨論得亦難與唯這一事之辨優這一事底耳師曰文人之中韓子歐子蘓子尤有志聖門然韓子如厚道厚性略似而實不是故晚爲佛者轉動是真未必見得到也程子曰韓愈亦近也豪傑之士也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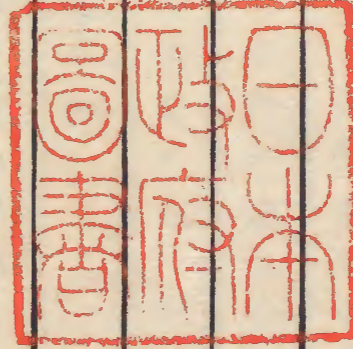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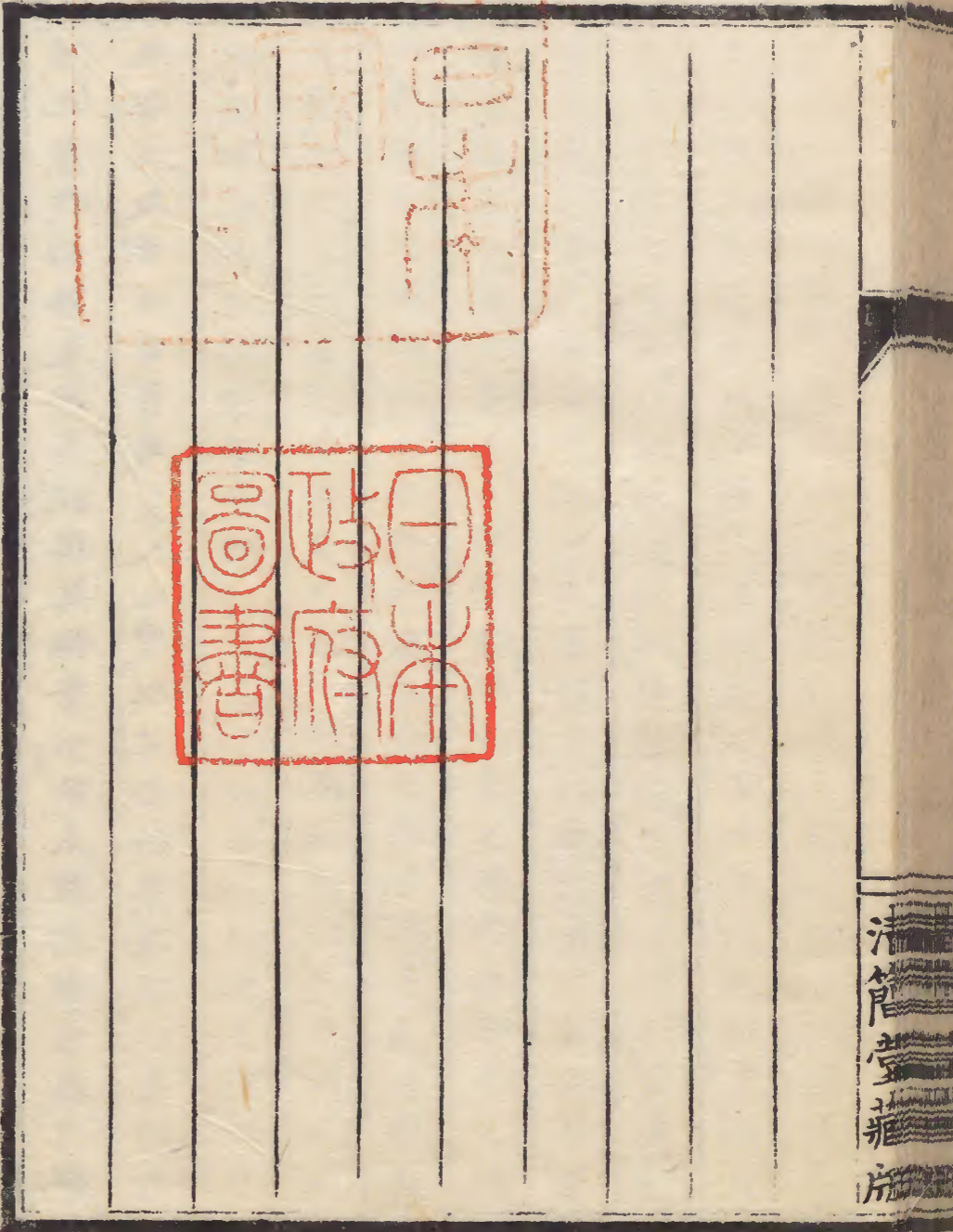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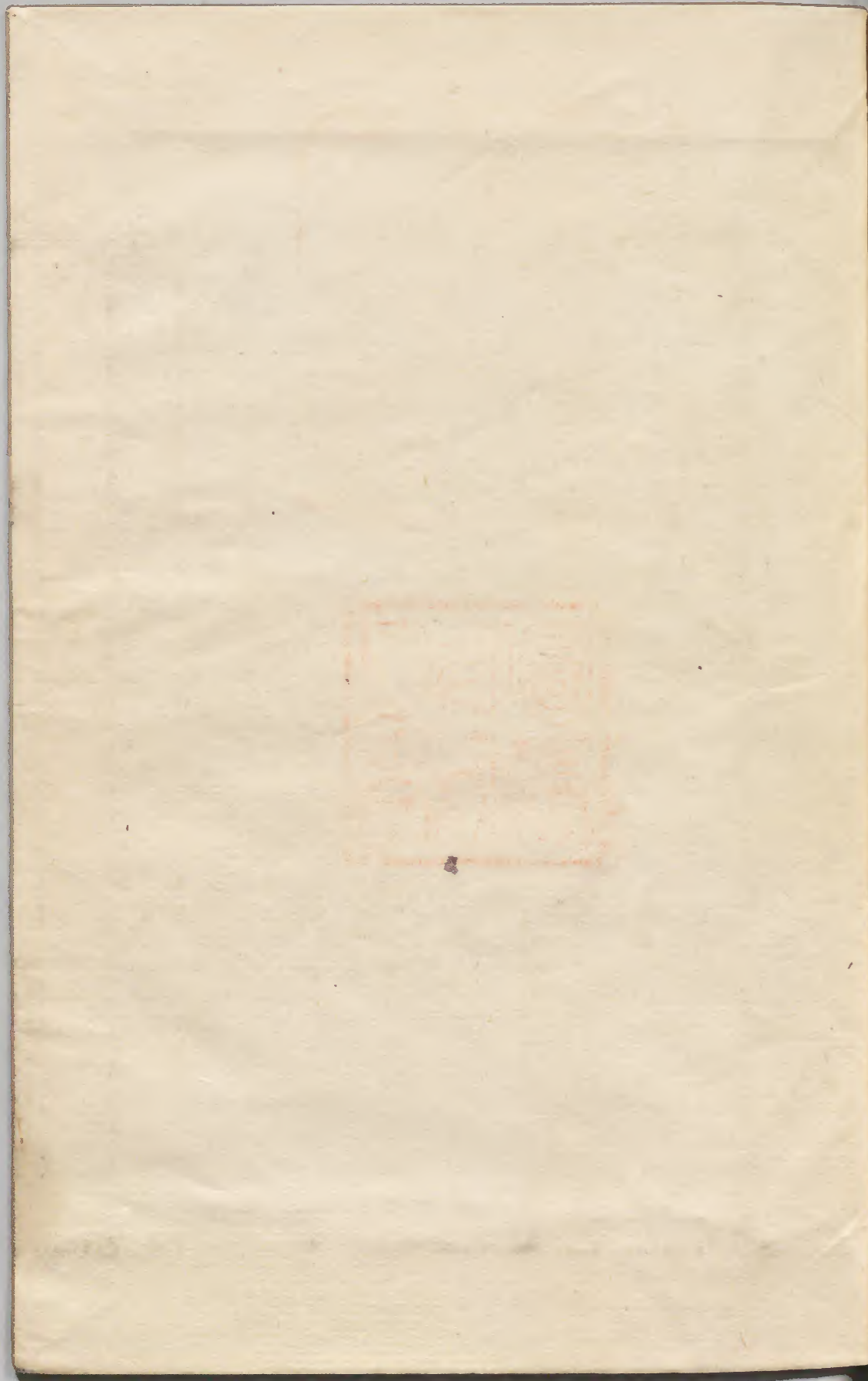
而後能將許多大識見尋來者終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子曰自古罕有人之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愚謂原道一篇言得好然不知聖人之學路不知其厚頭而始終大不明其著述辨論者文人之所得也韓子之學不醇竟陷佛者亦不宜也師曰歐陽子推韓愈孟子以尊孔子且曰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其言辭略似而其實只以文人自負也朱子曰晚年筆力衰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

師曰東坡博識義論尤詳也文章亦奇於一世只不通大義竟

以老叔轉動來先儒具評之蕪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蕪
氏以程氏為其程氏以蕪氏為縱橫朱子曰他好放肆見端人
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魚詆訾有荆公脩仁宗實錄
言老蕪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愚謂人之責學道也蕪氏之學
難涉獯古今實拾蕪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故佛老之徒
以韓蕪之大儒猶歸我宗矜後儒後儒之粗亦疑惑來是韓蕪
之害聖門也韓蕪之學皆文人之一家而於聖門不可同日而
語其言談不中理先儒各論出未易槩舉學者格致之功薄乃
為所眩耳

師曰本朝之學生專長詩文其詩集文粹亦尤多而甚疎於實

學也愚按明經之科變紀傳之儒登用是上翫游宴下事浮華
之弊也故儒士者皆暗聖人之學以文苑詩華為英以秀句奇
文銜世真儒之實學竟絕派



清
管
堂
雅
片

